

文庫型 石達開的末路

陳白塵作



庫文型小

路末的開達石

作塵白陳

售經總店書活生海上

月六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小 型 文 庫

石達開的末路

每冊實價四角

著 者 陳 白 塵

出 版 者 文 學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六 月

石達開的末路

——四幕歷史劇——

登場人物：

翼士——石達開 在第一幕中，年三十七。第四幕死時，四十三歲。身材長大，面黑高顴。

劉承芳 原爲翼士的尙書，隨石入川。長身駝背，高顴有鬚。貌甚醜陋。在第一幕中，已年過四十。

黃玉崑 爲石達開之妾父，封「貴丈」。年約五十。（第一幕）

韓寶英 石達開於入川途中所收之義女，衆稱之爲「四姑娘」。第一幕中年十八。貌美而慧。

第一幕

石達開末路

張志功

石達開部將之一，官「指揮」。後降滿清。

余明善

亦石之部將，官「指揮」。後降清。

陳得才

石之部將，「指揮」。

朱洪新

石部將，「將軍」。後死於戰中。

余忠扶

石部將，「將軍」。戰死。

李復猷

「總制」。後遷升「將軍」。

賴裕新

「總制」。後入川升「將軍」。

陳玉成

即英王。第三幕時，年方二十四歲。貌秀美，長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點。

馬德良

第二幕中年二十三、四。貌類似翼王。初爲軍中書記。韓寶英嫁之，軍中遂稱爲駙馬。

陶大猷

爲翼王軍中掌文書者。

書記甲

第一幕

書記乙

女使 侍候韓寶英的女兵，五十多歲。

承宣 翼王的傳令者。

部將甲

部將乙

部將丙

部將丁

參護甲 (參護即禁衛兵。)

參護乙

參護丙

參護丁

第一幕

時：

太平人國六年冬，克安徽廬州之日。

地：

廬州城，縣署中。

人：

翼王（右達開）

劉承芳

黃玉崑

張志功

余明哲

陳得才

朱洪竹 余忠扶

賴裕新

李復猷

韓寶英

承宣

參護甲、乙、丙、丁。

部將甲、乙、丙、丁。

景：

縣署中一花廳上。

廳中置翼王座，廳前甬道通部將歇息之所。屏後有門，通內室。廳上佈置樸質，莊嚴。

〔幕開〕

〔翼王默然坐廳上。參護四人侍立廳外。翼王衣黃緞袍，上繡龍六條。袍上加黃馬褂，繡四團龍。頭戴全黃風帽。足著方頭黃緞繡龍靴。現長途跋涉後的疲倦之色。而眉宇之間，有憂鬱氣。〕

〔從署外街道上傳來伍卒與百姓的歡呼，及軍中海螺的嗚鳴之聲。全城有歡欣鼓舞之中，許多不甚清楚的叫喊當中，可以聽得明白的，只有「太平天國萬歲！」這一句。移時，軍中又有讚美上帝及天王的歌聲。翼王起立徘徊，似有無窮煩悶。〕

〔台上寂然無聲。參護均屹然不動。〕

石達開末路

〔翼王歎息。〕

翼王

〔低吟〕「……已矣復何言，去去將安歸？」

〔劉承芳——着素紅袍，黃馬褂，褂上繡團龍二。戴黃邊紅風帽。穿素紅靴。——入，跪。〕

劉

稟五千歲——

翼王

〔抬頭。〕請起，尙書。

劉

〔起。〕……

翼王

坐。

劉

〔退坐一旁。〕……

翼王

全城都安定了嗎？

劉

統統安定了。佈告的東西早已貼滿全城，弟兄們都上街向老百姓「講道理」去了。所有的妖兵都已肅清，如今都退回九江了。——啊，〔喜形於色〕殿下聽見嗎？

〔外邊的歡聲更高。〕

劉 百姓們見到天朝聖兵進城，都高聲齊呼萬歲。現在衙門外邊已經擠滿了擔羊送酒的人，都是來犒賞聖兵的！可見得我們天朝……

翼王 啊！可是……這次又殺傷了多少人？

劉 我們聖兵昇天了一二百人，傷了二百多。妖兵死傷的數目約莫多了一倍。百姓還沒有什麼死傷。

翼王 （歎息。）爲何還死傷這麼多人？——我不是早有命令，「不許妄殺一人」的嗎？

劉 這是沒有辦法的，殿下。既要攻城，就不免要廝殺，也就不免有死傷。

翼王 要曉得：就是「妖兵」也還是我們的同胞弟兄居多！

劉 是，是。

〔黃玉崑偕張志功，余明善，陳得才，朱洪新，余忠扶，李復猷，賴裕新等入，跪見。黃穿繡四龍之黃緞袍，及四團龍之黃馬褂。戴黃邊紅風帽。着紫紅靴。張，余，陳三人衣着

同劉承芳、朱余、李賴四人穿素紅袍，黃馬褂。馬褂前後繡牡丹二團。戴黃邊紅風帽。但黃邊較前者爲狹。着皂靴。

衆人
五千歲！

翼王
貴丈請起——諸位坐。

〔衆就座。〕

黃
祝賀五千歲，全縣已經克復了！離開天京第一次攻城，便得勝利，應該祝賀殿下！

翼王
這是諸位的功勞！——可是行軍順利麼？

張
〔搶先答話。〕稟殿下：妖兵異常厲害，卑職登城之後，一連殺了三百妖兵，他們這才棄城逃走。

余明
卑職在西門外半路裏埋伏下了，所以妖兵一到，攔腰截殺，妖兵死傷有三四百人！

翼王
〔微愠。〕那你倆功勞最大了！

〔張志功余明善不敢卽答。〕

第一幕

翼王 你們可還記得我的話嗎？——從此以後，除非不得已，不許隨便殺人！

張 是。

余明 是。

翼王 （歎。）你們什麼時候才能體諒我的心——太平天國是爲了救人的，不是爲了

要殺人！這次離開天京，爲的什麼……

〔衆沉寂片刻。〕

劉 請殿下不要回想以前的事了！

黃 殿下千萬不要再提舊事，否則，卑職也要難過了！

翼王 ……自然，我的老母，我的妻子兒女無辜地被殺，使得我和天朝之間，種下了海洋

似的深仇……但是，即使沒有這件傷心的事，我還能再留在天京嗎？……東王楊

秀清，以一個燒炭的無賴，一朝大權在手，專橫得像一個霸王！北王韋昌輝，那樣一

個土豪，是創造事業的人麼？只是一個殘暴的屠夫……他們只曉得殺人，打仗，却

路末的開達石

忘了當年爲什麼起事的了……如今，他兩個固然死了，天朝却生了更多的東王，北王……天王，他……我們不是說爲了「吊民伐罪」的麼？幾年來可屠殺了少無辜的百姓……這那裏還是救民的呢？

張 殿下「仁民愛物」，所以百姓擁戴，外面都稱殿下是「仁義之人」哩！

〔承宣入，跪。其服飾略如劉承芳。〕

承宣 稟五千歲——天京錢軍師派人送信來，現在外面聽候發落。

翼千 （驚）錢軍師……

劉 （驚）錢江軍師？

黃 （驚）哦！

翼千 ……信拿來！

承宣 是。（退）

劉 （目視翼千）殿下，如今還有什麼吩咐卑職們麼？

第一幕

翼王（會意。）此刻諸位指揮將軍先去約束部下，不許他們擾及民間的一草一木！

——如果有不聽號令的，斬首！

諸將 是！

翼王 諸位暫時退去，不要出門。立刻還有話向你們說！

諸將 是。（退。）

翼王（沉吟）錢江軍師的信……

劉 怕是阻止殿下到四川去罷？

（承宣入，跪呈書札退。）

翼王（閱信）……

劉 是麼殿下？

翼王（不答）……

黃 錢軍師本來是不願育殿下離開天京的。

石達開的末路

劉 那末是天王有什麼旨意？

翼王 （冷冷的。）天王會有什麼旨意？（丟過信去。）

劉 （接信，閱。）……

黃 到氏是什麼事，尙書？

翼王 （起，徘徊，沉思。）……

劉 （點頭。）嗯……：：：果然是勸殿下不去四川的。

黃 是天王的意旨麼？

劉 （搖頭。）沒有提到天下。是錢軍師自己的意思。他說：即使克復了四川，也不能制滿洲人的死命，倒分了天朝軍隊的力量。況目入川不一定可以戰勝，而如今天京空虛，又要誰來主持？

黃 劉尙書的意思怎樣？

劉 （視翼王，試探地。）從全盤的軍事上計劃，錢軍師的話是對的！

第一幕

黃 可是……他沒有替殿下着想：天京鬧成這樣，還能再留下去麼？而且……天干也

不慰留，也不阻止，聽着殿下走了。這，怎能回去呢……

翼王 （急止黃。）貴丈，不許講這樣的話！我難道是爲了爭這點小節麼？難道天王慰留了，我就回去麼？

劉 這次離開天京太匆忙了，還沒有仔細請示過殿下。——但不知殿下的意思，究竟怎樣？

翼王 嗯……（未答。）

劉 錢軍師的話是很有理的。如今天朝還在風雨飄搖之中：天京的基礎還未鞏固，東北二王又相繼昇天；北伐軍隊林鳳祥的兵力又非常薄弱，如今節節失敗。如果殿下一去四川，天朝實在是內外無人了！

翼王 （默然。）……

劉 天京如果不保，雖然佔領四川，又有什麼用呢？

翼王

（苦悶着）……

劉

卑職以爲：如今暫時不去四川，姑且回天京一趟。如果事有可爲，殿下可聯絡李秀成舉兵北伐，待到大局奠定，再論其他。否則，無可挽回，再來計劃入川，也不算遲。

翼王

你的意思是要我回到洪家弟兄那班小人手下去討生活麼？

黃

是的，洪仁發、洪仁達這班小人是和東北二十一樣樣的！

劉

卑職的意思是請殿下目前以天朝的成敗爲重，暫時忍耐一下。

翼王

（孤憤地。）可是古往今來，有不得朝廷信任而能在外成功事業的麼？以岳武穆說，那樣精忠報國，終於還死在風波亭上。如今洪仁發一班人何嘗不是秦檜？難道我的妻子老母死得還不够慘，要我也像東王、北王一樣去讓這班小人謀害麼？

劉

（不敢再講。）……

黃

殿下千萬別提舊事罷！

翼王

而且，自從我們離開天京以後，天王沒有下過一個旨意，僅僅是錢軍師來封信，可